

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信笔扬尘

书里书外

石屿

难得晴朗这么多天，起早看日出，海上日出。少年时候读过巴金文章《海上日出》，与后来看见的老版本略有不同：

天空变成了浅蓝色，很浅很浅的。转眼间，天边现出一道红霞，慢慢儿扩大了它的范围，加大了它的光亮。我知道太阳要从那天际升起来了，便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會兒，在那里就出现了太阳的一小半，红是红得很，却没有光亮。这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步一步地努力向上面走来，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那颜色真红得可爱。一刹那，这深红的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光亮，射得人眼睛发痛，同时附近的云也着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入云里，它的光线却仍从云里透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人要分辨出何处是水，何处是天，很不容易，因为只能够看见光亮的一片。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时，人却不能够看见它。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出光芒，透过黑云的周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光亮的金边。到后来才慢慢儿透出重围，而出现在于天空，甚至把黑云也变成了紫色或红色。这时候，光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海行杂记·海上的日出》（开明书店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初版）

快三十年，我才见到海上的日出。快一百年了，年轻的文章依旧年轻。

一九二七年初巴金去法国途中，船上无事，写了一些见闻权当家书，寄给兄长，是为《海行杂记》。巴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写，那个时代的风景区依然纠结在对国与家的期盼。

巴金的散文一辈子朴实无华，令人心静。他的文笔清新自然，读来颇清爽，清风徐来，淡写流年，缓缓笔触流淌了一生时光，浸满文字中的深情，胜过激昂胜过曲折胜过艰涩。巴金小说更是暗夜之光，照过太多人青涩的岁月。年轻时候读《家》《春》《秋》，读《寒夜》，难忘凄冷的寒夜的氛围。寒夜来临，在黑暗中穿梭，不知在何方，不知向何处。人人都有自己的寒夜，只是有些人夜里死去，有些人却迎来黎明之光。

今日要去石屿，众人候着，伺风而动。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世居陆地，不通海事，海上航行，怕是人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航船入海，天时第一，天意谁也不敢违抗。

海边有祭海风俗，多在正月十三日，据说这一天是海的生日。人备好猪头、鸡、鲤鱼、馒头等祭品，焚化香纸，燃放鞭炮烟花，朝大海行叩拜礼。用鲤鱼来祭祀海龙王，是取鲤鱼跳龙门的寓意。渔民会把头年捕到的最上等的渔获作为祭品，在祭海时摆作贡品，祈求来年渔季捕获更好的海产。

出于敬畏，渔民每每出海之前，先在船上祭祀神祇，烧化疏牒，俗称“行文书”。将酒肉抛入大海，称“酬游魂”，以求平安无事。有些地方，出海时，还放一副棺材在船上，寓意入土为安，避开海上滔滔巨浪。

在大船眺望良久，四面海水茫茫，哪见石屿踪影。换小舟进发，水声轰隆作闷雷声，不知行经几里，岛屿在望，现出一道淡淡的墨痕。海鸥纷飞，点点洁白舞动如撒花玉屑。

进入礁盘，涌波小了些许。水尤清澈，恨不得就船舷一饮而尽，又想纵身跃入化作锦鳞游弋而去。水底皆礁石，不见空隙，如完整一块，有纹路有颜色，若鳞纹若鱼鳞，也像兽皮像羽翼。小鱼细密似麦芒，不计其数，如箭如电，出没水石间，看得人恍惚，若处世外。

上得石屿，不过茅屋庭院大小。闲坐岸边，各色各形礁石，瘦、肥、透、奇、干，参差有致。石缝别无他物，杂生无数碱蓬，皆肥硕肉滋，令人称奇。碱蓬耐盐耐湿耐贫耐寒耐薄耐寂寞，它是我的知己。光照如同火炉，海风冷清吹过，冷热交替，不独石屿如此，人生亦如是。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痴怪之人

阿占

我乃痴怪之人，码字须码出个画面感，蓝咸肥满，刀劈腌渍，都不怯，怯的是浮于表面的虚靡。

痴怪之人必遇上痴怪之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欢喜为痴怪立传，欢喜以重彩铺陈。多年田野调查，在那些渺小的渔村、寂寥的孤岛，他们的特立独行打动了我，不得不写下什么以平心中的浪涌。

莱州土山镇提家村，那段时间，我总会遇到一个醉醺醺的渔把式。他说，如果当年拜在酒师傅门下，可能就不出海了，反正赚多赚少都不愁没酒喝。渔把式离开酒不能活，我甚至怀疑，他是为了找回船行海上的摇晃感而喝的。这么多年，他已经不习惯在陆地行走，只有摇晃的海路才能让他找回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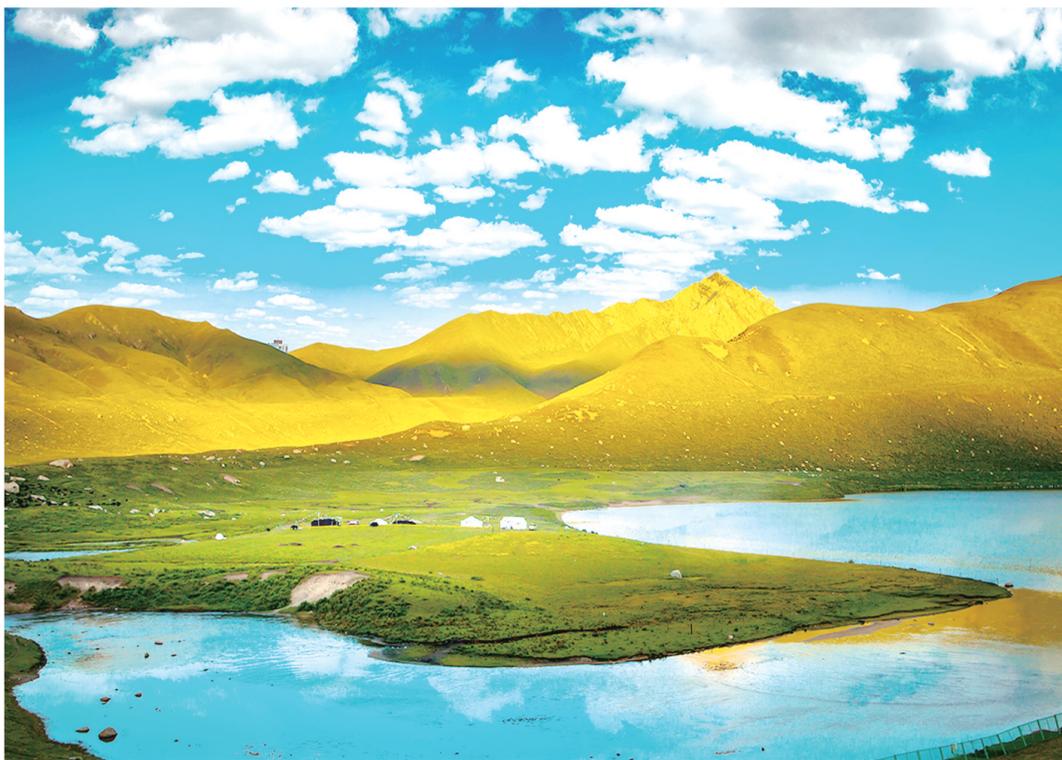
斋堂岛的渡船上，老船工跟我吹嘘，他的爷爷是把手，可以驾着船在海上漂七天七夜，有一次，大风把爷爷送到了很远的地方，爷爷看到了真正的鲸，兴奋不已，甚至想融入那群精灵，爷爷觉得自己能听懂它们的话语，能够和它们交流。

在沐浴岛，2015年为配合水库的建

设，65户岛民即将搬迁至泊里镇，李姓渔婆年已花甲，自20岁嫁到岛上，她将青春镶嵌在天海之间，用潮汐染白了乌发。她告诉我，这一下子搬走了，心里真是舍不得。不过，她说，十多年前，岛上有小学，后来都到尧头村上小学，村里每天派条小船接送学生，不方便，搬走了也好。在琅琊镇胡家山，上了年纪的老渔夫会谈及一位几百年前遇到海难的先人，他在民间传说中成为本地的海神。老渔夫作为他的后人，每当船行海上时，总感到他在水底望着自己的船，他的目光穿越了层层鱼群，阳光照透海底，不时有鱼影在他脸上闪过。老渔夫心头一阵微温，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大管岛，横岭侧峰，柴胡、天门冬、牛膝、益母草等药材植物随处可见，最是47棵古老耐冬，最老的那株已650多岁，巨幅树冠几丈，透过枝叶的罅隙，白日照进的是阳光，黑夜跌落的是月光。传说当年仙道张三丰将耐冬移植崂山下清宫，后来成就了蒲松龄笔下的“绛雪”。青岛土著老王已在岛上“浪”了数十年，众友慕

其名寻来，老王应接不暇，索性在岛上承包了三排民房，搞起渔家宴。老王似乎已经把相关史料吃透了，导游一样侃侃而谈：很久以前，这岛子是即墨城乡黄氏的地界，到了清雍正三年（1725），被鳌山卫镇廉家庄廉氏买下，在岛上建窑烧炭，逐渐定居下来。大清河平度和即墨段，曾有人钓上了40斤的白花鲢鱼，足有一米多长。做了一顿全鱼宴，招呼了十八个人都没吃完。过程是这样的：两名钓客等了大半天，一直没有鱼咬钩，他们有点沮丧。突然鱼竿发生了剧烈晃动，是大鱼！他们兴奋又紧张，死死握住鱼竿，生怕即将到手的大鱼逃走。顶着烈日，两名钓客合力和大鱼“智斗”了约40分钟，方才大功告成。这么大的白花鲢鱼还是头一回见啊。两名钓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众哥们。当晚，这鱼被带到了一家苍蝇馆子，请来灶上厨王做全鱼宴，从水煮鱼片、酸辣鱼汤到泡椒鱼头、红烧鱼杂、白灼鱼唇，总共八道，酣畅淋漓，无比欢快。我受邀加入其中，又尽情地痴怪了一回。



壮美山河 李海波 摄

史海泛舟

苏东坡治水

刘昌宇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不仅是北宋的文坛巨擘，在诗、文、词、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造诣极深，同时还是实干笃行、泽被一方的政府官员，其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譬如在兴水利和抗洪救灾方面，他更是身先士卒，无私奉献。2019年，水利部公布了12位历史治水名人，苏轼名列其中。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兴则邦兴，水安则民安。苏轼深刻认识到治水的重要性，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指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深刻揭示了洪水水患和人类生产活动，特别是盲目围垦河滩地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苏轼认为治水的关键是要在“水理”和“人情”之间取得一种和谐，顺应和利用河流的自然之理，保护河流的自然生态空间。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奉任徐州知府。刚到不久，徐州地区连续大暴雨，加上黄河在距徐州城北50华里处的澶州曹村决堤，滔滔洪水如脱缰野马直逼徐州城下。当时一些富商大贾眼见城将不保，纷纷逃离，人心惶惶。在此危急关头，苏轼第一个举措是稳定民心，他立下誓言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便派人把他们拦阻回来。紧接着，苏轼积极组织民众用柴草、土石堵塞城墙隙穴，开通北部的清冷口，疏浚下游河道，将洪水引入黄河故道，从根本上解除威胁。

此外，他还积极寻求首都卫戍部队（禁

军）的支援。按宋代制度，首都卫戍部队归朝廷直管，知州不得轻易调动。但为了治理水患，苏轼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穿着草鞋，拄着木棍，亲自到武卫营禁军驻地，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被苏轼誓死抗洪的精神感动，当即就紧急调动士兵拿着簸箕铁锹出营，从城外东南方的戏马台开始，修筑防洪大堤至徐州城，作为防洪的外围屏障。与此同时，苏轼还一边积极组织救援人员，让习水性的人驾舟船散发干粮和水，救助灾民；另一边则严令官吏、军民分段防守，责任到人，职责明确，并互相照应。这期间，苏轼白天在抗洪一线指挥调度，晚上就睡在城墙上的临时帐篷里，几过家门而不入。严防死守历时70余天，洪水退去，终于保住了城池。

苏轼曾两次任职杭州。元祐四年（1089），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杭州担任地方官时，他发现原来风景如画的西湖因长期未治理而淤塞过半，湖泊干涸，长满野草，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春则大雨成灾，夏则大旱成患，水旱灾害又引发疫病流行，群众苦不堪言。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苏轼下决心要治理西湖。他在经过一番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立即上书朝廷恳请拨款。但是，朝廷所拨款项却少得可怜。这并没有难倒苏轼，他发挥自己笔墨功夫好的优势，写字作画义卖筹款，同时提出以工代赈，动员大家参与疏浚西湖工程。在他的精心调配下，不仅成功治理好了西湖，还修复了唐代以来就在杭州城开掘的六口古井，彻底解除了当地饮水安全上亮起的红灯。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湖的清淤过程中出现了一道难题：挖出来的淤泥应该如何处理？经实地查看，苏轼本着“以水治水”的原则，决定取用杭州赤山含铁量高的土，拌上这些葶草、淤泥等物，在湖中堆筑起一座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宽平均36米的长堤。并在堤上栽植芙蓉、杨柳等观赏性植物，修建亭阁，使其成为集实用与美观为一体的水利景观。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将其称为“苏堤”。

治理完了西湖，苏轼并没有躺在荣誉簿上睡大觉，而是把眼光盯在了如何防患未然上。为防止西湖周边水草再生，苏轼将湖面派给百姓种菱角。为保障菱角丰收，租户必会及时清除葶草，这样，西湖也就不会再度淤塞了。同时，他还专门组织成立“开湖司”，专职负责西湖的疏浚和整治，对破坏西湖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在湖的中心地带划了一个三角区域，在三角形的三个端点建了三座小石塔为标志，相望为界，约束租户不得再擅自侵占扩大水面种植葶草与菱藕。如有侵犯，报告者赏钱五贯，由侵犯者支付。这三塔便演变成今日著名的西湖景观“三潭印月”。“我昔西湖还归观，一眼已尽西南碧。”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修复六井、疏浚河道、治理西湖，造福了百姓，深得当地群众的的爱戴。

苏轼的治水功绩，为世人留下了许多佳话。今天，当我们漫步“苏堤”“三潭印月”时，切莫忘了他在治水方面所表现出的高超智慧，以及为后世所做出的巨大水利贡献。

王熙凤的狠毒与王夫人的伪善

吴子长

王熙凤和王夫人都是《红楼梦》里的重要人物，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心狠手辣，但是，读者往往只看到王熙凤的狠毒，没有看到王夫人的伪善。这就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这是一种反讽，大恶之人往往有着大善的面孔，就像当今的许多贪官，在公开场合大众面前是一副廉洁奉公的面孔，背地里骨子里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王熙凤对上阿谀奉承，对下苛刻严厉，偏偏又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正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所说的：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一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倒是上下无一人不称颂的。王熙凤的狠主要表现在管理方面，她在协理宁国府操办秦可卿丧事时所表现出来的精明强干和大刀阔斧精神，是一般男人也做不到的。短短几天时间，她把原本懒散混乱的宁国府整治得井井有条，正如宁国府中的都总管来升所说的：那是一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而荣国府里的人们对她又多是羡慕，正如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是所说的：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她的。

其实，宁荣二府里面最狠毒的人不是王熙凤，而是都称她是大善人的王夫人。王熙凤的狠毒是本真的，是摆在门面上的，也是大家公认的，她联手贾蓉贾蔷毒设相思局直接害死了贾瑞，她又用花言巧语将尤二姐骗入大观园，威恩并施间接害死了尤二姐。而王夫人整天烧香拜佛，阿弥陀佛，除了在贾母面前请请安，尽尽孝，似乎没有什么大作为，好像什么事都不怎么关心的样子，一副菩萨心肠大善人的面孔。其实，王夫人的善是假的是伪装的，如果说王熙凤指使家人旺儿想害死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而不成，她手里只有贾瑞和尤二姐这一条人命，那么王夫人直接害死了金钏、晴雯和司棋，手里是有三条人命的，是王熙凤的一倍。

金钏和晴雯原来都是贾母身边的人，后来分别“下放”给王夫人和宝玉了。贾母是看好晴雯的，说她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她，准备以后放在宝玉身边给宝玉做姨娘的。司棋与鸳鸯是从小儿耳鬓厮磨一起长大的，又是管家王善保的外孙女，而鸳鸯又是贾母的心腹，可见她们三个都是有些背景的人。但是，王夫人还是找了一个借口，先斩后奏，把她们三个一个个都给处理掉了。王夫人这样做也是借此向贾母叫板，越是贾母看好的她越是不管。贾母毕竟高高在上，不可能管得那么细那么具体，县官不如现管嘛！

金钏是王夫人身边的大丫鬟，正在服侍王夫人睡午觉，闲极无聊的宝玉见王夫人睡了就去惹她，要讨她到自己屋里，结果被醒来的王夫人发现了，或者说王夫人根本就没有睡着，她是在假寐。醒来的王夫人打了金钏一大嘴巴子，并叫来她母亲白老媳妇领了去，被撵出去了。金钏当然不服气，本来应该是宝玉的错，王夫人却把污水泼到她头上，她有嘴无处申辩，有理无处诉说，只有以死来抗争，结果回去以后就投井而死了。这种为泄私愤或达到个人某种目的，不问青红皂白地处置下人，分明就是蛇蝎心肠，哪有一点善心可言！

晴雯死得更冤，就是因为她生的太好了，长得漂亮太好看了，王夫人说她像个病西施，怕她带坏了宝玉，就把她撵出去了。晴雯本来正在生病，撵出去后又没有父母疼爱，宝玉虽然偷偷地去看她，但也救不了她，结果是含冤忧郁而死。王夫人是迎春的丫鬟，因从小儿和姑表兄潘又安在一处玩笑，长大以后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于是在大观园里私下幽会，由于被鸳鸯冲撞弄丢了五彩绣春囊，被傻大姐捡到交给了邢夫人，引发抄检大观园的危机。事情败露后，司棋被王夫人撵出去了，结果是撞墙而亡。

其实，王夫人并不是读者表面上看到的无所作为，她是真正的实力派和实权派，是贾府里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别看王熙凤在荣国府里掌握着财政大权，管理着内部事务，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要啥有啥，想治谁就治谁，但是，如果没有王夫人给她撑腰，凡事没有王夫人点头，她啥事也干不成。贾母虽然喜欢王熙凤，但贾母只管大政方针，不管具体事务，实际权力都掌握在王夫人手里。

王夫人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呢？她又不是长房，长房媳妇是邢夫人，一般家庭都是长房媳妇当家的。因为邢夫人不是原配，她只是贾赦的填房，一生又没有生育，不能母以子贵，而且，她的娘家也比较清寒，从那大舅那烟身上就能看出来。不像王夫人，家族显赫，哥哥王子腾不仅与贾政同朝为官，甚至级别还在贾政之上，而且，王夫人还生了贾珠贾元春贾宝玉，有二男一女垫底。贾珠虽然早逝，毕竟还有一个聪明争气的孙子贾兰。而元春贵为皇妃，宝玉又生得极像祖父，深得贾母的喜爱，因此，王夫人最有实力又最有资格掌握荣国府的大权。而王熙凤又是王夫人的亲侄女，邢夫人又是王熙凤的婆婆，王熙凤只要把贾母“花”好了，她没有理由不在荣国府里飞扬跋扈，甚至把丈夫贾琏也不放在眼里。

